

暮悲邸 - 鬼屋驚魂 第三篇：不要回頭看 (Don't Look Back)

原作：Mira Grant

譯者：南極熊

溫特穿過小客廳，腳步的姿態幾乎是用滑動的，就彷彿他是行走在一艘移動中的船甲板上一樣，而不是一棟固定不動的房子。尼可看著他的腳，注意到這個人看似隨意的步伐是如何避免踩到編織在褪色地毯上的飛蛾圖案。(他們)抬起頭來，再次審視了這個新友人一會兒。從他走路的方式到他衣服上的壁紙條，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像外表看起來那麼隨意。如果他離右邊的牆夠近，在正確的光線角度下保持靜止的話，他幾乎看起來就像是消失了一般。

如果他的一切都不單純只是巧合的話，那麼他出現在冷藏室裏會是巧合嗎？還是他精心設計過的，就像他小心翼翼的在地板上行走的精準步伐一樣？

但是這在眼下的情況是否真的重要？無論溫特是偶然還是有意地遇到了他們，他都將他們從他稱之為銳器人的生物手中給拯救了出來。這個舉動至少為他到他證明自己不值得被信任之前，贏得了一點點的信任。在做出了決定後，尼科開始跟隨著他。

「停！」溫特說著，扭動著腰但沒有移動雙腳。他們牢固地定在原處，即地毯花紋設計所形成的空白區域。「別踩到任何一隻飛蛾！」

「……飛蛾？」飄萍禮貌地問道。

「在地毯上的。」溫特指著他們周圍的房間。當他們剛踏入其中時，溫暖的感覺最初令人感到心曠神怡，但很快就變成了悶熱。不管是誰最後確保住火種的，燃燒物都堆積的太過熱情了，當寒冷從他們的身體裏被驅逐出來後，它被一種令人不適的炎熱感所取代。

尼可的目光順著溫特的手掃過的地方看過去，不禁皺起了眉頭，因為(他們)注意到飛蛾的圖案從地毯上一直延伸到壁紙上。牆上的一些有裱框的圖片是(他們)幾乎能認出的飛蛾的昆蟲學圖解，這種飛蛾是(他們)在塞洛斯神廟火盆周圍常看到的物種。其餘的則都是沒見過的，它們由形狀奇特的翅膀連接在一起，翅膀上畫著輪廓粗糙，正在注視著的眼睛。整個房間彷彿在透過飛蛾的圖案在觀察著他們，而且這裡並沒有窗戶。

飄萍繼續注視著尼可，她的臉上露出了感到困惑的表情。「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不應該踩那些編織精美的飛蛾上嗎？」

溫特呼出一口氣，聲音中帶著微微一絲笑意。「我知道你是新來的，但我沒想到你是如此的新。」他說道。「你是怎麼存活足夠長的時間到達洪坑的？早在你能走到那麼遠之前，暮悲邸就應該要抓住你了。除非宅邸並不飢餓，但如果宅邸不飢餓的話，它就不會設置誘餌才對。」

「你到底在說什麼？」尼可問道，(他們)感覺胃底像是打開了一個冰冷的深坑。每個時空都有各自的伏擊型獵人，偉大的釣魚者會懸掛起看起來像是蠕蟲、蜘蛛或是整個人體的誘餌，用它來誘騙獵物到足夠近的距離裏以方便捕捉。

「你們是穿過一道門過來的，不是嗎？」溫特問道。「一扇你們以前從未見過的門，無論你們是在那裡找到它的，它都和周遭格格不入？而且它並沒有上鎖，當你嘗試時它很容易便打開了，而宅邸就在門的另一邊，就像是一趟冒險的邀請函，好像它只是想要你進來看看周圍。但當你轉身試圖要離去時，那道門已經不見了，而你們現在屬於暮悲邸了。」

「你之前也這麼說過。」

「我會不停地重複，如果你能因此明白的話。」

「暮悲邸就是這棟房子？」

溫特用力地點頭。「是的。」

「這棟房子……是有意識的？有智慧的？它會狩獵？」

「宅邸是有意識的，但它是否有智慧從來都沒有人覺得那重要到值得關注。你不會想要去問那個試著將你整個人吞掉的東西它是否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如果它聰明到足以關心這一點，它就會在你尖叫著讓它停止時聽到而停下動作的。」

尼科再次環顧著房間，那股不祥的感覺隨著每一秒都在增加，感受到的熱量不再像是來自熊熊燃燒的火焰，而更像是從新鮮飛龍屍體上散發出來的那種病態的肉質溫度，像是來自某種活生生、若隱若現的東西。牆上的飛蛾眼睛感覺像是壓在(他們)皮膚上的實體重量一般，清楚地表明著，即使(他們)再嘗試也無法逃出它們的監視。

出於生存本能，(他們)的意識延伸去尋求火花的溫暖——但不是為了逃跑，也不是為了拋下(他們)的盟友，而只是要將它捧在自己的意志深處，感受它所帶來的慰藉，並知道(他們)的命運尚未被擅自決定了。但是，就像自從大入侵以來的情況一樣，(他們)在原本容納著黑暗虛空那微小火花的地方，什麼都找不到。那裏只有空虛，一個除了灰塵之外什麼也容納不下的破損容器。

(他們)從這種感覺中退出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這種感覺是紮根於(他們)的靈魂之中時——然後把注意力轉回到溫特，後者仍站在壁爐旁的位置上看著飄萍。他怎麼能站得這麼靠近而不會感到過熱？

「我們不是因為被引誘了才進入門內的。」飄萍說道。「我們來尋找一個失蹤了的孩子，儘管他不會喜歡我這麼稱呼他。他的母親——她也失蹤了，在不同的方面來說。我對他有責任，當我發現他進入了你的「暮悲邸」，我只好跟著過來了，我身邊這位朋友同意和我一起來的。」

「就你們兩個人，為了尋找一個孩子來到這個被詛咒的地方？」溫特嗤之以鼻。「你要知道，有很多更簡單的死法。」

「別再那樣說了，」尼科說道。「我們的命運並不會是由別人所注定的。我們在房子裏還有盟友，一旦我們再次找到他們，我們就能夠離開這裡了。」魁渡仍然是一名鵬洛客，他的火花尚未遭到破

壞。即便他不是鵬洛客，尼米捷給尼科的方形盒子仍然掛在(他們)的肩上，低聲地嗡嗡作響著，一盞小燈在一個角落上閃爍著。它正在將訊息傳回到拉尼卡，救援即將到來。

援助即將到來，他們絕非是毫無後援的，即使在這個怪異陌生的地方，面對不熟悉的生存法則。溫特看著他們，好像他們的到來，是犯下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愚蠢的錯誤。但他們並不是誤入來到這裡的——他們一直在尋找哪失。一個無辜的人，正需要他們的幫助。尼科無法拒絕這要求，正如(他們)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跳越過黑暗虛空一般。

溫特再一次嗤之以鼻，但當飄萍突然閃現在他面前時，他僵住了，她以快速且優雅的步伐穿越過房間，毫不費力地避開了編織在地毯上的所有飛蛾圖案。她的劍，從繫在腰間到突然出現在手中，劍刃距離溫特的臉只有幾吋。

「威脅新盟友是不明智的行為，」飄萍說道。「所以這並不是威脅，只是一個承諾。不要因為我們無從得知的事情而嘲笑我們。我們互相理解了嗎？」

溫特緩緩地點點頭，眼睛盯著飄萍手上閃閃發光的劍刃。直到她放下武器並將其放回鞘中，他才開始放鬆。

「你說，這棟房子是個獵人，但這一次，它可能咬得太大口了。」她說道。

「你並不是第一個這麼想過的人。」溫特說道，他看起來仍然很不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安穩了下來。「暮悲邸曾毫不猶豫地吞噬掉英雄和惡棍。你認為你知道如何能在這裡生存下來，是因為無論你是來自哪裡，你都活了下來。好吧，你在這裡並不是經驗豐富的英雄，只算是調料美味的肉塊而已。你說你在宅邸裏還有其他盟友？你們是不是因為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個接一個的被分散開了？」

飄萍做了個不悅的鬼臉。「地板像張大口般裂開來，吞沒了我們的同伴。」她說道。

「在那之前我們聽到遠處有人在尖叫著求救，我們的兩個同伴就衝了過去。」尼科說道。「他們穿過一扇門進入一條走廊，當我們試圖跟隨他們時，在那裡的卻是一堵牆。我們沒有人看到它如何出現的，但他們離開時它絕不可能在那裡的。」

「這就是暮悲邸，把你們和朋友給分開了，」溫特說道。「這是宅邸最喜歡的伎倆之一。它要讓你感到被孤立和害怕。你越感到害怕，宅邸就會越渴望你。剛才在冷藏室裏，你們一定是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恐懼臨界點，它才會開始派銳器人來追補你們。它現在已經知道你們在這裡了，如果它之前還不知道的話。」

「那是什麼東西？」尼科問道。

溫特聳了聳肩。「很有可能曾經是一個求生者。暮悲邸會修復和重塑被它所捕捉到的人，就像家具裝飾工會修復舊沙發一樣。它會設法去迷惑那些在銳器人領域裏生存下來的人，直到他們迷失了自我也成為屠宰其他人的一員。如果你幸運的話，他們抓住你時就會殺了你。如果你的運氣不好，你就會加入他們。我不清楚他們到底對自身的了解還有多少，但他們或許很聰明，一旦嗅到你的氣味之後，就會緊追不捨。它們剛才那一次的失手比你所看到的還要驚險。」

「它們就是這棟房子用來狩獵的工具嗎？」

「不僅僅是銳器人，」溫特說道。「宅邸還有很多其他的手段，在抓住你之前它不會停止嘗試的。」

「或者我們可以試著逃跑。」飄萍說道。

溫特看著她，好像她完全不知道她自己在說些什麼。「當然，」他乾著嗓子地說道。「逃跑。」

「我還以為我們已經同意要保持住禮貌了。」尼科說道。

「是的，抱歉，對不起。」溫特說道。「聽著，在你們對自己充滿了希望和自信的期間，你們基本上就是吸引著這棟宅邸裏每一個飢餓東西的燈塔。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跟著我，也許我們運氣會夠好到可以找到你們的朋友。」

「但你卻不認為我們能。」尼科說道。

「我已經看過太多次這樣的嘗試了，我不認為你會得到一個美好的結局。」溫特承認道。「不過，還是要待在一起、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任何東西都會維持著你所想像的樣子、不要觸碰飛蛾，即使它們只是用粉筆或是某人用手指沾了別人的血畫出來的。」

「即使你什麼也沒說，我也沒打算去碰它。」尼科說道。

聞言，溫特露出了笑容。「行動要快，盡量不要在空曠的地方逗留，」他說道。「要假設一切都是敵對的，並且可能會對你造成傷害。所有的一切，除了那些之外。」他舉起手指向飄萍旁邊的一個位置，她眨了眨眼睛，然後轉身看去。

就在那裡，在客廳地板上方幾英尺處，漂浮著一條完全由光線所構成的金龍，懸浮在固定的位置上，以蜿蜒的曲線盤旋著。飄萍深吸了一口氣。「香醒？」她驚訝地發問，然後立馬糾正自己。「不。我不會希望她出現在這裡。這個精神體太小了，不可能是我親愛的神龍。這是什麼？」

「你的燦光體，」溫特說道。「暮悲邸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這是你的希望和夢想——或者該說是其剩餘的部分。我認為它們是宅邸創造出來的，但是沒有人真正知道。」

「你的在哪裡？」尼科問道。「我的在哪裡？」

溫特只是聳了聳肩。

「我的神河。」飄萍倒吸了一口氣。

尼可什麼也沒說。

「我們不應該繼續待在這裡了。」溫特說道。「暮悲邸所提供的緩刑都只是短暫的。但如果我們跟隨她的燦光體，它應該會引導我們走上一條相對安全的道路。」

「它能帶領我們找到哪失嗎？」飄萍問道。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知道答案。」溫特說道。

飄萍對著浮動不止的燦光體傾身鞠躬。「拜託了。」她說道，燦光體也開始在空中游動著，向著遠處牆上的門口飄去。

所有人都跟在其後。

魁渡正在悄無聲息地下墜中，在黑暗中下墜的這段期間裏，他竭盡全力回想著之前所受過的訓練來保持著冷靜。燈元的爪子陷進了他的肩膀來固定住她自己，拒絕與他分開，而下墜的時間有點長，足以讓他感受到了一絲絲的樂趣。他可能是隊伍中唯一一個掉進洞中的人，但此時他仍然不是孤獨一個人在這棟房子裏。燈元也和他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未來也會是如此。

就當他以為他注定要永遠一直下墜之時，他的下墜最終以一陣猛烈的撞擊而宣告終止，感覺是撞上了森林的地面。突出的岩石和樹根深深地紮進了他的臀部和側面，鼻腔裏充滿了潮濕、濃郁的土壤味道。他眨了眨眼睛，然後坐了起來，邊揉著眼睛邊評估著自己的受傷程度。

考慮到他下墜的距離，他應該會要摔斷幾根骨頭，或者至少應該讓自己失去了知覺才對。但相反地，他只感到疼痛，那就像是剛剛在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裝備的情況下與上階的對手進行了長時間的訓練一樣。這讓他感到詫異且擔憂。並不是說他想要承受痛苦，只是這其中的解釋令他感到不安。

這棟房子對其內部發生的事情到底有著多少的控制權？他小心翼翼地站了起來，周圍仍然一片漆黑。他開始深呼吸，吸氣和呼氣，試圖利用其他的感官來確定自己的方位。土壤的氣味覆蓋過一切，一層濃厚的氣味混雜著腐爛的松樹林味道，像是樹木在沒有陽光的情況下折斷後死亡了。空氣給人的感覺是涼爽潮濕的，樹叢中還混雜著一股下雨後從泥土中散發出來的香味。還有霧，就是那種覆蓋整個森林範圍的濃霧，無論是多好的情況也會因為它而變得驚險無比。

就在他仍在吸進森林的氣息時，周遭的黑暗開始消散去，但是這不能算是一個進展，因為顯露出來的這片森林，正如魁渡所想像的那樣令人感到不快。最靠近的樹幹都已經腐爛了，相互地傾斜靠在一起，給人一種它們只是在等待著一個可以完全倒下的機會。那些還沒有倒下的樹木看起來病態且無精打采的，如果「無精打采」也能用來形容樹木的話——它們的枝幹下垂，樹皮上點綴著一片片灰色而粗糙的地衣。

魁渡撐著一邊顫抖著的身體一邊環顧四周，燈元在他的肩膀上也跟著移動，讓她的視線保持著與他的方向一致，提供一點額外的光線。

「這棟房子的舞廳下面怎麼會有一片森林呢？」魁渡問道。

燈元發出噠噠噠噠的聲音。

在魁渡還沒決定眼前眾多不保證安全的方向之中，哪一個看起來的不快感是最低的之前，一道陰影從他上方掠過，他隨即緊張起來，在蹲下的同時並抬起頭。不管它是什麼，它的距離太高了，在黑暗之中看不見——雖然森林不再籠罩在絕對的黑暗之中，但它的明亮度仍然僅像是個沒有月光的夜晚一樣，天空中甚至沒有任何星光可以被陰影的來源給遮擋掉。那道黑影再次地掠過，這次伴隨著絢麗噴發的火焰，照亮了在頭頂上盤旋著的巨獸模樣。火焰吞噬著腐爛的樹木，將它們化為灰燼，而巨龍拍打著翅膀，盤旋著準備再繞回來一次。

魁渡瘋狂地環顧著四周，預定的道路被吞噬樹木的大火給擋住了。他眼前無處可去，他是可以更加深入進到樹林裏面去，但樹林正在熊熊燃燒著。

這還是比站在原地等著被活活燒烤的好，他開始朝那方向走過去，雙腳被遮在霧氣裏，盡可能快速地穿越過被樹根了扭曲的地面。他還沒走出多遠，巨龍就再次從頭上掠過，這一次將火力對準了森林地面上的動靜。魁渡僅有極短暫的時間來意識到自己是犯下了多麼嚴重的錯誤，然後龍火就席捲了他，熾熱無比，將整個世界變成了熾白色和金色的火焰——

然後一切都結束了，他站在一片冒著煙、灰燼遍布的平原正中央，周圍是被燒毀了的森林遺跡。那一刻的感覺有些不對勁，就像是泰菲力使用了他的時間魔法時的那樣，在鬆了一口氣之後，緊接而來的是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感覺，如果它真的有發生過的話。這是一場為了魁渡的利益而上演的表演——或者更應該說是為了宅邸的。

火焰把霧氣都給燒掉了，在頭頂上空盤旋著的飛龍數量高達數十條，它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座燃燒中的城市上。時不時會有一隻或幾隻會衝向那座地獄，在可見的損害上再添加一股火焰。並不是說那裡還剩下很多可以點燃燒掉的東西，因為除了飛龍們和火焰之外，已經看不到任何東西仍在移動了。如果這座城市曾經有人居住著，那麼它的居住者現在都已經消失了。天空依然漆黑無比，厚重的灰色雲層中夾雜著閃電，空氣中瀰漫著臭氧的味道。

燈元又開始嘖嘖不停地說著。魁渡將手放在她的背上，安慰她和他倆人，然後等待著巨龍的回歸。

周遭突然傳來了一種聲音，就像有人在一把沒清理過的劍在切開日式紙格子木門一般，發出不流利順暢、尖銳刺耳又粗糙的摩擦聲。眼前可見的風景開始閃爍著且褪去了顏色，在視野中忽近忽遠、若隱若現地，彷彿他周圍的一切都在發生著變化。撕破紙的聲音越來越響，然後就跟突然開始時一樣突兀地停止了——森林整個消失了。



這時，他似乎是站在一個地下房間之中，四面都是粗糙的石牆，一個角落裡有一道樓梯，向上通往看不見的目的地。其中一面牆前堆滿了家具和裝滿物品的盒子，唯一閃爍著的光源是來自於懸掛在天花板中央的多枝燭台吊燈，上面的蠟燭都快要燒完了。不久房間裏就會恢復成一片黑暗。

而且他並不是孤單一人。

琦夢關於空氣運動的論述並沒有錯，他的訓練確實包括了學會如何僅憑周遭氛圍的變化來判斷附近是否有其他人的存在。他開始感到緊張，比在神祕森林裏面對大群的幻影飛龍時還要擔心。這個是實體的、某種可能會對他造成實際傷害的東西。

有某個東西正在靠近，它試圖保持安靜，但仍在持續的靠近中。

魁渡更加的緊張了，他控制著讓自己的呼吸變得輕微且自然，等那份存在感靠到夠近的時候，他猛地轉過身，用右拳狠狠地打在了那個走到他身後，修長黑髮男人的臉上正中央。

傑斯發出一聲有失尊嚴的尖叫聲，跌跌撞撞地向後退去，用一隻手摀住已經不住在流血的鼻子。「你也好啊！」他說道，聲音因為他的受傷和手而變得低沉。

魁渡眨了眨眼，站直起身子，但仍沒有放下拳頭。「傑斯？」

「你在期待著其他人嗎？」

「我沒想到——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不高興見到老朋友嗎？」

魁渡盯著他。「老朋友？」他問道。「上次我見到你時，我們正在新非瑞克西亞上試圖拚個你死我活的！」

「你阻止了我，讓我沒能在非瑞克西亞開始入侵之前阻止它。我認為我們大致上算是扯平了。」

「我這麼做是為了將神河從你試圖激活的同兆中拯救出來。」

傑斯聳了聳肩，這個不假思索、十分輕蔑的動作，讓魁渡的拳頭又握緊了。「如果我們行動的速度更快些，或者我們沒有被分開的話，那一次就會成功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失去了娜希麗！」

「我同時也迷失了我自己，如果你忘記了的話。」

魁渡眯起了眼睛。「我沒有忘記任何事情，」他說道。「在那之後你去哪裏了？」

「那有關係嗎？我現在就在這裡。」

「是的，我會說這很重要，這非常的重要。」

傑斯嘆了口氣，把手從鼻子移開，用斗篷擦去臉上的血跡。「我認為還好它沒斷，如果這對你來說有任何意義的話。」

「要我再試一次嗎？」

燈元也嘖嘖喳喳地說著，幾乎就像是在鼓勵魁渡再來一次一樣。

還沒等他決定要再次動手之前，地下室裏就響起了一陣呻吟聲，似乎是牆壁本身直接發出來的。傑斯和魁渡同時都愣住了，本能地背對背擺出了戰鬥姿勢，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危險。

「以後再打？」傑斯問道。

「以後再戰。」魁渡同意。「但我們還是會再戰的。」

「我期待著。」

圖書館依然保持著本來的樣子，這讓琦夢感到很高興而泰瓦卻很失望。他沒有再去嘗試那個樓梯，而是更願意待在可以看顧到琦夢的地方。而這位學者似乎忘記了他們正面臨著會致命的危險，她無比高興地從一個書架走到另一個書架，抽出了一本又一本，似乎無止盡的書本給泰瓦，幫她搬到她聲稱要用於研究的那張超大型書桌上。這彷彿就像是在她的自然成長環境中看到她一樣——他估計那個環境中幾乎沒有掠食者，因為她現在已接受了周圍這個環境，已經完全放鬆了。

他四肢攤開，無趣地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手肘撐在桌上，臉頰靠在指關節上。如果不是需要讓她待在他的視線裏的話，他會很樂意四處去探索的。在這個鬼地方，他無法確信在他回來時她還會在這裡——無論是因為這房子那無法讓人相信的行為，還是因為她八成會溜進到更深入的書架堆裏，他也不確定。

泰瓦·科爾並不是一個適合學術環境的人。他的每一吋肌肉都在尖叫著，他們正身處於一場偉大而可怕的冒險之中，充滿了危險和獲取榮耀的機會。但「這裡是什麼地方」和「這是怎麼發生的」並不是他能夠用拳腳踢打的敵人。他眼前所能做的就是確保琦夢的安全，或是盡可能接近到其他任何一人在這棟可怕的房子裏所能做到的程度。

琦夢對她正在閱讀的那本書中的某些內容皺起了眉頭，然後把它推開，又拉過另一本書，眼睛以驚人的速度掃過上面的文字。

「這是一棟房子。」她終於開口宣布著。

泰瓦對她皺起了眉頭。「我以為這已經是成立了的共識。」

「是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會保持不變。有時，當你測試一個東西時，你會發現它不是你一開始所認為的，這就是所謂的偽裝。」

「我明白的，」泰瓦說道。「我們在凱德海姆也有同樣的概念。」

琦夢的臉頰漲紅。「我的意思不是——我只是感到很興奮，僅此而已。這是一棟房子，它被建造出來後，最一開始時原本的建築師和她的家人住在這裡，在很久很久以前，如果我沒看錯的話。看起來這個地方至少有過十幾位業主，我是透過找到一位早期的業主來確認了建築師的身份。」

「這讓我感到鬆了一口氣，」泰瓦說道。「手工製作的東西往往比自然產出的東西要更容易克服些。」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但是這個圖書館的內容是非常專門的。裏面有一些當地的歷史紀錄——但是沒有一個名字是我所熟悉的，即使是在茂典閣裏也沒見到過。我不認為在我們所有人之中，有任何一個人來過這個地方——但最主要的是其中的神秘主義和使用的魔法種類，會讓維斯教授建議你再重新考慮你的學術目標。」

「壞魔法？」

「魔法在本質上並沒有好壞之分，它就像數學方程式一樣，但其中一些會被分類都是基於熵和被武器化的關係，所以壞魔法可能只是用來描述它們的最好方法。」琦夢回頭看著她的書，搖了搖頭。「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想要研究這些東西，但是看看這裡，曾經有人很費心的研究過。」

泰瓦順著看過去。她剛才正在看的這本書的頁邊空白處有著大量的註釋，是用深色墨水手寫上去的，字跡顯得異常興奮，就好像製作出它們的人把這些都當作了一場美妙無比的遊戲一般。「你認為這個……在學術上令人感到不快的魔法，是讓房子得以用目前的方式行動的原因嗎？」

「如果他們是毫無關係的話，我反而會感到震驚。」琦夢說道。「其中一些咒語是可能會扭曲空間和時間的，如果你以正確的順序施放的話，而且我不太確定其中一些儀式是如何能夠運作的。」

尼米捷給她的監視器發出了嘟嘟聲，聲音明亮，與圖書館裡的情況顯得格格不入。琦夢用一隻手拍了拍盒子，繼續讀著書。

一道撕裂肉質、感覺潮濕而直擊內心的聲音，從最近的書架走廊裏迴響起，而且並沒有隨著它遠離了聲音的源頭而變得更小聲。泰瓦坐直起身子，注意力集中在那個聲音的方向。「琦夢？」

「我想如果你耗盡了某個人全部的生命力，你也許能夠——」

「琦夢！」

她抬起頭來。「唔？」

「看來你的大學教育並沒有為你的生存能力提供適當的訓練。」泰瓦說道，當他撞翻椅子站起來面對那個聲音時，前方的書架們開始……扭曲，幾乎扭轉成奇怪且不對稱的形狀。書本也跟著一起扭曲，變成了某種全新的東西。他的雙眼因為看著它而感到疼痛，因此他不允許自己把目光移開。某種在靠近時會扭曲周遭世界的東西，就是想要讓你移開視線的東西。他不會讓他們自己成為容易得手的獵物。

琦夢尖叫著爬了起來，在泰瓦向前邁出一步、走向那片扭曲的空間時，她的身體才只有一部分躲到了他身後。

「往後退！」

「我不會靠得比所需要的距離更近的。」他向她保證，在此同時有某個可怕的東西從扭曲著的洞裏掙脫出來，直射向他的胸口而來。

從技術上講，它算是兩足動物，皮膚呈現出一種像是已經暴露在自然環境中太多年了的乾燥、古老的黏土顏色。它沒有頭髮，也沒有穿衣服，但卻有六隻眼睛，像蜘蛛的眼睛一樣聚集在臉上，還有一張因為尺寸過大而無法發揮作用的嘴，上面佈滿了像碎玻璃片一樣的牙齒。它的四肢在太多的地方有著手肘般彎曲，而它的動作則帶著蜘蛛那種可怕但優雅的動態感。

它撞在泰瓦的胸口上，爪子深深地刺進裸露的肩膀，同時扭動著要去撕開他的喉嚨。泰瓦也同時扭轉著身子，利用那生物本身的動能，將它從肩膀上一個過肩摔給甩了出去，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的皮膚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傷口，但是至少喉嚨並沒有被撕裂開來。

「泰瓦！」琦夢喊道。

「待在原地。」他喊道，然後撲向那個生物。它咆哮著，擺好姿勢迎戰他，有著奇怪關節的四肢輕鬆地移動著，在周圍的書架上尋找著支點。它冒出現的那個扭曲洞口現在幾乎完全消失了，在那周遭的書架也在慢慢地恢復到正常，只有那些它用來固定身體的書架開始發生扭曲。那麼，扭曲看來就是那個生物的能力，也是需要關注的事。

琦夢從桌上抓起顯示器，將其抱在胸前。這個生物的頭突然轉了過來，它的注意力被這個動作給吸引了過來。它的眼睛盯著她看，開始動作滑順的轉向她的地方移動過去。

一些人類和精靈的大理石半身像被塞進書架上之間的一些縫隙裏，充當做書擋，這些東西為圖書館增添了一種泰瓦寧可沒有的鬧鬼感。他抓住了其中最靠近他的一個，感覺到石頭的結構滲入了他的皮膚裏，然後用盡全力將那個半身像朝這個生物的頭仍過去。這不是一次友好的拋擲，或是他針對那一隻離村里羊群太近的巨狼給予警告的投擲，這是一次盡全力要造成最大傷害的投擲。

半身像撞在那野獸的頭骨上，它立即對琦夢失去了興趣，轉過身繼續對著泰瓦咆哮著。他把雙手拍在一起，石頭沿著他的手臂向上蔓延，直到包住了他肩膀上的傷口，止住了流血。

「鵬洛客的火花對一顆心臟來說是難以承受的能力，它會讓你變得驕傲自大，」他厲聲說道。「自從我的被吹熄了之後，我就一直致力於創造我自己的傳奇。」

那生物再次發出咆哮並向他撲了過來。

但是這一次，他做好了準備。他抓住它的手腕，抓著它甩了一大圈之後，再把它摔在地板上，然後一腳踢在它頭的側邊，它發出嘶嘶聲和咆哮聲。他把一隻腳踩在了它的胸口中央，把它壓制在那個位置。

「不許你傷害她。」他朝它吐了一口水道。

那生物再次的嘶吼，但聲音的力度相對之前較為空洞。泰瓦舉起腳，石頭向下鋪滿了他的身體，當他感覺到已經包圍住他的腳踝時，他用盡全力踩下去，將腳踏進了生物的胸骨裏。它像一段腐爛的木板一樣斷裂碎開來，那野獸也隨之癱軟在地。泰瓦冷笑一聲，放開它的手腕後轉身走回到琦夢那裡，他皮膚上的石頭也消退不見了。

「那是……怎麼……？」

「自然世界回應了我的召喚，」他說道。「我曾經需要一塊材料碎片在手邊才能改變我的皮膚，但現在我可以從腦海中召喚出相近的記憶。」

「嗯，那真是太棒了，可是你看。」

琦夢指著他身後，手在不止的顫抖著。泰瓦轉過身去。

那個生物已經開始在自我修復，它胸部擴張開來，血液凝聚成珠子並滾向身體，最終流回入那生物迅速癒合的傷口之中。它發出一聲類似抱怨的鳴聲，再次站了起來並又向著他們發出咆哮聲。

泰瓦臉色變得蒼白。

琦夢抓住他的手臂，用力地拉扯著。「也許我們應該逃跑。」她說道。

「英勇的事蹟只有在親口講述時才會帶來榮譽。」泰瓦說道，隨後他們一起轉身逃進圖書館的深處，遠離仍在咆哮著的生物，躲進書架的陰影之中。

原文連結：[Duskmourn: House of Horror | Episode 3: Don't Look Back](#)